通識績優教師得獎感言（台灣文學系戴華萱）：

 很多人常問我，讀文學有什麼用？文學既不能拯救地球暖化，也無法醫治頭痛香港腳；此刻，我會想起《莊子》「老樹不材的」故事。莊子說有一棵枝葉長得非常茂盛的大樹，工匠一反往常的不動手砍它，理由是：太過捲曲的樹枝和裂開的樹幹木心無法用來作屋舍的樑柱及棺槨；而這棵未遭工匠看上眼而被砍伐的大樹最後長成了巨樹。莊子在這則寓言中隱含的寓意是：如果一定要執著在現實世界認定樹的功用，那麼這棵大樹確實無處可用；但也正因為它的無用，才得以免其戕害，順著樹應有的本性而存在，成為一棵供往來路人遮蔽乘涼的老樹，發揮了大樹任人休憩的大用。

 在我心中，文學的「用」正是如此。

 如果通識課程的目的是培養實用與生活的全人教育，那麼我思考的是：如何讓文學不只是坐臥清談，也可以照見生命，也可以走入實際的生活中。因此，當我引領學生吟誦「定風坡」時，學習的是蘇軾如何面對貶官的心境。貶官，無疑是蘇軾生命中最大的挫折，如果我們在遭逢挫折時都能有東坡「誰怕？一簑煙雨任平生」這樣迎接逆境的心理質素，也能有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的泰然心境，我們正是在這些貶官的作品中學習古人面對生命困境的智慧，從而在文學中找到安頓身心靈的安定力量。現代人若能如此，想必憂鬱症的患者應該會銷聲匿跡吧！那麼，文學在通識教育中豈不真正發揮了她的大用，而且功德無量。



